

生命的幻象书写

陈陟云诗歌研究

张德明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生命的幻象书写

陈陟云诗歌研究

张德明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命的幻象书写 : 陈陟云诗歌研究 / 张德明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60-6519-2

I. ①生… II. ①张…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262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朱燕玲 李倩倩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恒发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东平村老屋经济合作社高田坑工业区 1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1 插页
字 数 32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 Contents

第一辑 诗歌写作的尊严

由你的写作想到我的阅读/谢冕	003
——读陈陟云诗歌	
在诗的面前，幸福毋庸置疑/陈晓明	006
——序《燕园三叶集》	
诗歌写作的尊严/程光炜	012
——评陈陟云诗集《在河流消逝的地方》	
“薇”的哲学/程光炜	017
——评陈陟云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第五章	
南国雨夜中那些词语的幽灵/张清华	024
——关于陈陟云《梦呓：难以言达之岸》的阅读札记	
为时代发明爱情(诗)的诗人/向卫国	033
由陈陟云的诗反观“浪漫”与“抒情”的时代命运/霍俊明	041
经济的与法律的：陈陟云诗歌别解/张德明	051

第二辑 存在的真与幻

存在的真与幻/陈卫	067
——读陈陟云的诗集《梦呓》	

诗歌是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熊 辉	076
——试论陈陟云诗歌的精神向度	
“幻觉的风景”/冯 雷	083
——论陈陟云的诗	
理想主义者的孤绝与悲歌/龚奎林	092
——陈陟云诗歌论	
抒情缘于对人生的多向思考/刘 波	107
——陈陟云诗歌论	
诗歌是从现实向梦境的延伸/黄礼孩	115
陈陟云：一个清醒的梦呓者/史习斌	118
男人之梦/阿 斐	122
——读陈陟云及其《新十四行：前世今生》	

“生死搁浅在言辞的陷阱”/荣光启	127
——陈陟云近期诗作论	
陈陟云诗歌的多重“隔岸”叙事/刘洪霞	139
虚构的肉体、词语和抒情/杨庆祥	155
——关于陈陟云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1—5章	
唯有诗歌，是时间和生命河流的归宿/温远辉	163
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哲思/谢应明	171
——陈陟云诗歌《梦呓》浅析	
关于河流片段/郭 巍	178
——陈陟云诗歌欣赏札记	
诗，在河流消逝的地方/华 海	181

第四部分 陈涉云诗论

低到尘埃，高入云端/龙扬志	185
——读陈涉云长诗《前世今生》	
“融突和合”：陈涉云抒情短诗的艺术特色/向天渊	190
古典诗意的现代抒写/吴投文	196
——读陈涉云的诗歌	
“难以言达之岸”/余 一	202
——浅议陈涉云诗歌中的“死亡”意象	
诗性与佛性：个人叙事的历史延展/杨澜洁	209
——评陈涉云的诗歌	
精神的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张建新	215
——简析陈涉云《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第五章	
一场千年之爱的哲学幡悟/唐 纳	219
——读陈涉云《前世今生》第一章	
一些被言说，一些被隐蔽/詹绍姬	226
——陈涉云诗集《梦呓：难以言达之岸》阅读札记	

第五部分 陈涉云诗论

“从景色进入元素”/荣光启	241
——陈涉云的诗歌写作	
诗歌之痒或打开世界的钥匙为何不能使用？/向卫国	256
在死亡的黑影中勾画出英雄的轮廓/赵金钟	263
——评陈涉云的组诗《英雄项羽》	

语言的迷宫与思想的通道/伍方斐	271
——简论《前世今生》中语言意象的本体论转换	
另一种诗意、怀想的距离及其他/张立群	276
——从陈陟云两首关于“雪”意象的诗谈起	
灵感创造出的想象奇迹/殷 鉴	284
——读陈陟云的诗集《梦呓》	
陈陟云：精神径向写作的冷酷仙境/北 力	294
“一次刀刃上的独舞”/庞 华	300
——简析陈陟云组诗《前世今生》第一章所呈现的抒情意义	
陷入轨道/林 雨	304
于“告别”中坚守，在“影子”里陶醉/水 笔	309
——读陈陟云的《新十四行：前世今生》第一章有感	
陈陟云诗歌创作研讨会会议记录	312

第一辑 诗歌写作的尊严



由你的写作想到我的阅读

——读陈陟云诗歌

文/谢冕

自从我把读诗当成了“职业”，为了赶各种会议的发言，读诗在我这里逐渐变成了一件匆忙的“工作”。总是“草草”，总是“不求甚解”，为了节省时间，我总是“浅尝辄止”，舍不得花慢功夫。这是非常无奈的“职业病”。为此，近期洪子诚老师和吴思敬老师倡导“文本细读”，我是第一个响应的。我想用这种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的这种不理想的诗歌阅读状态。

在许多文学品类中，诗是最难读、也最耐读的。读小说、读散文有时不妨一目十行，可是读诗一目十行等于没有“读”。诗是靠“品”出来的，诗甚至不是靠“读”出来的——当然，我这里指的是那些对诗歌语言怀有敬畏之心的严肃诗人的作品，而那些抱着游戏态度的诗人不在此列。诗“品”而后“悟”，这是读诗的根本。

我的这一番想法，是收到陈陟云的两本诗集，特别是他和张德明、向卫国三人合写的《诗三十三首及两种解读》之后产生的。一位诗人，两位解诗人，三个人联手来做诗歌文本的细读工作，这在普遍地对诗歌玩世不恭的时下，特别显示出一种庄严的气象。不仅是作者们，就是我们这些读者，都会在这种庄严的气氛中驱走那些对诗的哪怕是一丝的亵渎、不敬和轻慢。

三十三首诗，每一首都提供了两种解读的方式，这是三位作者的创意。诗绝不会只有“一解”，这里的“两解”即多解，这是知诗者言。不

懂诗的人，以为天下只能有一种解释是对的，其余皆不足取，其实，诗是世上万物中的特例，对诗而言，并无“唯一真理”一说，对于这个自由的文体，只能是自由的、合理而充满想象力的解说。不幸的是，现在的许多语文老师还在这样误导学生。什么是主题？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主题？其实，对诗而言，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愈是多解，才愈是精彩。所谓“诗无达诂”即指此。

至于我，陈陟云的这本诗集的出现，是对我陷于阅读迷局的一次提醒。在普遍对诗歌取游戏态度的颓势中，它提醒我精品不仅存在，而且精读亦有可能。这一本“两解”的诗集的出现，它不仅提升我们对诗歌的信心，而且提升对诗人和诗评家的信心，也提升我们对读者的信心。面对这样庄严的局面，你想沿用那种轻薄的嘻嘻哈哈的应付，难免会有罪恶感。你得静下心来，去掉那种喧嚣和浮躁，重新回到原点，以肃穆的心情品味诗歌。

大约两年前，我曾有机会读到陈陟云的《前世今生》。我对这些诗歌的解读定位于爱情诗。我很喜欢这些清新、隽永而典雅的内心的歌吟。其中一些诗句令我过目难忘：

你我的情缘如舟。那凌波而来的/绝色女子定然是你，一
路抖落铅华遍洒/宛如落英随流飘去/薇，今夜我静静看着镜中
的你/犹陷雕栏玉砌之重围/红罗亭内醉未酣/相拥入壶成一梦/
谁在前世，谁在今生

陈陟云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把现实的情爱融化在浓郁的古典氛围中，那种刻骨的相思是现世的，但却充盈着典雅的看似遥远的贵族气：情缘如舟，凌波而至，来如惊鸿，去若落英。陷入雕栏玉砌之重围的人儿，却是红罗亭内酒正酣。此时此际，人们被眼前的绮言丽句所迷，忘情如此，真爱如此，惊叹纷繁的现世竟然尚有刻骨铭心的纯情在，以至于为何是“红罗亭”，又何谓“相拥入壶”却是不加深究了。也许有人说我偏爱陈陟云这里体现出来的古典的魅力，其实他的诗路很宽，也有以非常现代的手法写出的充满现代情趣的诗句：

九月是什么季节/九月的鸽子飞落我怀中/九月的鸽子站在
悬崖上/悬崖上的鸽子清爽如风

记得当时，我的确被他的这些诗句所着迷，我在他的这些打印件上用彩笔画了许多记号：“一个男人活在性情里，一个女人活在美丽中”；“请给我一次语无伦次的自由，让一份孤独享受另一份孤独”；“一个词在另一个词里开放，正如一朵花在另一朵花中凋萎”，“谁若携手走过这同心之圆，谁就无法逃避随即的缺碎”；“一生有多少年头可以相爱，一年有多少日子可以厮守”。

特别是《梦呓》的名句：“只有虚构寒光凛冽/只有流水擦亮忧伤/一生何其短暂，一日何其漫长。”我以为这同样是关于爱情的“梦呓”。前两句凝聚着现代诗常见的词语抽象的尖利，后两句短语更是以“短暂”和“漫长”的对照而述及在不同的语境中，时间留给人的完全不同的感受，具有颇强的冲击力。能够以如此明白简约的句子道出人们面对事情的复杂性，应该归功于诗人对语言抱有的敬畏感，以及独到的概括与提炼能力。

但是我的阅读在诗人的认同面前受到了挑战。陈陟云并不乐于承认我所认为的爱情诗说。他说过，爱情并不是自己诗歌里最关注的内容，他最关注的是生命哲学，是生命中的体验。他“并不反对”把一些诗“当作爱情诗来读”，他解释说“触动我提笔的，并不是我自身的爱情体验”。这里我的阅读遇到了麻烦，有两点和作为诗人的认识有差异，一是，那不是爱情诗，再就是，即使读者从中读出了爱情，至少他们没有读出他“最关注”的“生命哲学”。

须知，我们的被感动是由于诗人以如此纯真的笔墨“写”出了爱情，我们被这些诗句所折服。同时我们又认为诗人所看重的“生命哲学”不一定比读者“误读”和“虚拟”的爱情更有深度。诗的深浅并不依赖是否“哲学”来支撑，哲学的深度是哲学，诗的深度永远是诗。因而，对诗而言最恒久的、最有魅力的往往是情感和爱，情感和爱诗歌永久的生命。

2012年3月16日

在诗的面前，幸福毋庸置疑

——序《燕园三叶集》

文/陈晓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与文学，更确切地说与诗结下不解之缘，这是让文学界大惑不解的现象。这一现象因为海子 1989 年山海关的献祭之举而具有非同凡响的象征意义。海子划定的不只是一个诗的文学史分期，对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来说，那是法学与诗从此开始的相濡以沫的岁月。

事实上，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在卡夫卡身上就被给定了一种启示录式的意义，这个犹太人于 1906 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没有人会怀疑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史是在他的阴影底下匍匐行进的。1914 年 8 月，卡夫卡重演了逃避婚姻的恶作剧，他开始写作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审判》，在这部作品中，卡夫卡穿插了一则寓言，后来被解构大师德里达加上题目《在法律面前》。1985 年，德里达用这个题名写下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著名论文，在整个八十年代，德里达不时地谈到法律，他的那些言辞充满了诺斯替式的玄机，却引发法学界为此形成一个解构主义学派。不用说，这是文学批评与法学奇怪的结合，这对于法学和文学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迄今为止，这个学派在两个学界往来，都显得神出鬼没。德里达有一次异想天开地说，在所有的解构中，法律是最具有解构性的。1979 年，在阅读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时，德里达语惊四座：“没有法律的疯狂，任何真理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那篇名为《在法律面前》的文章中，德里达说：（没）有法就（没）有文学。这比起蒙田当

年谨慎说出的“甚至我们的法律，据说也具有正当的虚构……”，不知要胆大多少！到了解构的时代，我们才知道，原来法律与文学是如此亲近，那原本就是孪生兄弟，那就是布朗肖式的雌雄同体。

我们终于可以放心阅读这本名为《燕园三叶集》的诗集，它出自北大法学院三个毕业生之手，这就把诗放在法律的面前，把法律推到了诗的面前，这就是“在……诗的面前”，也是“在诗的面前……”。这些省略号决不是故弄玄虚，那里面包含的是历史，是青春的记忆，是北大三角地带燃烧的年代，是穿越一道道法之门与诗相遇的时刻……

郭巍，北大法律系 79 级；陈陟云，法律系 80 级；陆波，法律系 81 级，这样的时间排列，足以看出诗在法律系的历史延续性。那时，他们青春年少，考进北大，不用说都是天之骄子，在燕园的大千世界，文学正是承载梦想最好的飞行器。八十年代的北大正是风起云涌，而诗歌正是穿云破雾的光芒，在任何时候，只要有诗，生活就会敞开，存在就会有光亮。他们对诗的那份情感，无疑出自燕园极其活跃的各种文学社团。郭巍和陈陟云二人就曾经于某日在燕园的热闹地带宣布成立一个名为“晨钟”之类的诗社，陈陟云任理事长，郭巍任社长，但谁是一把手并不明确。当时应者云集，其中就有陆波。凑热闹的人多，干实事的人少，海子偶尔会串串门，但具体支持非玄想家海子的能力所及。由陈陟云主编的两期油印的《钟亭》颇受好评，他们曾经在燕园辉煌过一阵，只是要支撑一个气魄宏大的诗社并非易事。两年后，诗社除了他们二人别无他人。多年后，他们说起往事，那就全部都是豪迈和壮烈。

那时的岁月是何等的芬芳：“丁香花开了/开在鸽哨萌动的季节/仿佛要解开一道/只有一条等式的/丁香般洁白、丁香般芬芳的/二元二次方程式……”这是陈陟云写于 1983 年的诗句，那时他读大三，只有 20 岁，青春气息很是稚嫩，但谁能说这不是美好呢？那些友情、记忆，仿佛信口而出，就都是真挚：“兄弟，我们不是说过吗/深秋一到便去采撷红叶。”渴望成长啊，青春年少要成为坚强的男子汉：“兄弟，让我们走进十二月吧/十二月的风将会雕就我们的塑像。”诗就是成长的骏马，跨上它就能“跨越十二月峭拔的日子”。恰同学少年，正是风华岁月，友情总是他书写的主题。“相遇，一切都还是零/相别，已经摒弃了零和所有的负数/友谊使我们构成共同的图像”，这首题为《饯别》的

诗写于1983年6月24日，饯别的对象就是海子，海子本来已于6月初离校，因事又返回学校与陈陟云相遇，他们相约在北大的一个小酒馆喝了几杯。诗的最后说“请踏着星光走吧/祝愿已不必重复”，不想多年后，这首诗竟成了诀别。多年后，陈陟云的诗还保持着这种深挚纯朴的感情，只是“那些真实的日子不会再有/无数次冬夜的雪崩/不曾跌碎的泪被风吹去/男儿无泪”（《英雄》，1995）。岁月燃烧之后，还会有多少坚定。陈陟云的诗里更多地透露出一种反思性的情愫。这种反思性并非是对历史或现实的怀疑性的思想，而是关于生命本真性意义的思考。《在河流消逝的地方》、《异乡》、《网络之中的玄想》等，有一种对生活的挚爱，也有一些忧郁，但那种透明和俊朗还是穿过时间之流，与生命一起绵延而至。里尔克一度把艺术称为一种生命观，那就是“生命的本真存在”，也就是“即不为任何目的自我克制、自我局限，而是怀着对一个确定目标的信任无忧无虑地自我释放”（《里尔克精选集》，第640页）。里尔克的这种艺术观，现在看起来已经相当古典，现在的诗人更乐于在诗中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便对自我和世界展开机敏的嘲弄。职业诗人的真挚情感实在经不住成年累月地消耗，无法停留于本真面对事物与生命存在。但是，像陈陟云这样的诗人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生命经验本身来写诗，它就不得不，依然要与生命的本真性联系在一起。《九月的鸽子》、《石子》、《杯或手：一种存在或缺失》、《两只蝴蝶》等都表达了对生命变异的思考。

陈陟云的诗中始终有一种细腻的情感，怀着一种开启的态度感知事物。于是，他还要固执地点击一种情绪，试图打开千百个梦境的界面；还要付出一种真情，“抵达无数颗心灵的深处”（《我或者一种物象的破碎》，2005）。陈陟云对于存在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总是陷入怀疑：“从眼睛之中/我看到了自己无数次的破碎。”根本之处在于，变异乃是世界及其事物存在的法则，这是诗人陈陟云的困扰所在。事物如何具有恒常性？在表象与实质之间什么是它们内在联系？一切经历时间都被改变，因此，“事物的真相你根本就不可叙述”，语言只不过是一把生锈的钥匙，它能叙述什么细节什么事实呢？“心中的哭泣你却永远也看不到/有时哭泣本身就是一种最本原的叙述/但当泪水离开眼窝/哭泣也就失去了最真实的本原。”这就是说语言，更确切地说，诗就是对不可表达之

物的表达。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颖的主题，早在象征主义时期，从哲学家柏格森到诗人瓦莱里都反复表达过这种思想。但在陈陟云这里，依然保持一种纯朴并坦然接受语言的现实，依然与事物的表象悠然相处，去感知事物的变异并保持内心的坚韧，这就是了解世界有限性，我的有限性。这就是一种对存在的谦逊，这就是接近生命本真的诚恳。这样思考然后写诗，就算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阐释或表达”。

郭巍的诗还保留着一股豪气，意境开阔，充满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在明朗中透露出超脱的态度。这里收入的诗大都写于2000年之后，经历过岁月的磨砺，诗人郭巍还有精神在“五月的麦地”放歌，“五月，热烈而忧伤/阳光灼热/绿草，鲜花和白杨都在怒放”；尽管“囊空如洗”，但“困守在五月明媚的时光”。郭巍的诗似乎更具古典性，这不只是他经常借用历史事物，他迷恋“青铜开垦的土地/甲骨书写的国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怀还具有古典性，那种感情，怀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关切，他要对大地说出他的感受：“黄土地上最坚忍的居民啊/在收割过的土地上/牵拽着古老的犁/那根绳，是过长过重的历史（《远望中原》，2002）。”郭巍的诗中还有那种纯真之情，村庄、河流、田野、树木……等等，古典浪漫主义的自然在他笔下结合进富有哲理的思辨，使他的诗清新亮丽而又意味深长。那些自然的变化也会让他惊喜：遍地的稻谷，果实芬芳，雁鸣长空，都会让他睁大双眼，而后想一想，“那么多岁月遗失何处/那么多岁月的果实藏在哪里”。郭巍的诗也有浅吟低唱，那种透明感直击人的心扉：在仲夏之夜，倾听一种声音/或者让青涩的果实落下来，让思念击穿多雨的时光/或者设法把麦子种进忧郁的诗行……这些诗句都显示出郭巍能以浅显明晰的语言捕捉诗意的才华。郭巍的诗风可见出海子的格调，他与海子同班且是好朋友，他们对诗的理解应该相当接近。只是海子的部分诗更多些神性或深邃。《三月，我的兄弟远行不归》就是怀念海子的诗，诗中写道：“三月，我的兄弟远行不归/留下一片城池和返青的麦地/每年这个时候我总在猜想/瘦小的兄弟，没有粮食的兄弟/如何用肩头扛起一块块砖石/如何拉起犁耙耕种秋天的土地……”诗的感情深切痛楚，但还是有那种爽朗和不屈的豪气。

郭巍诗的“描写性”与当下诗歌热衷的“叙事性”相比有点稚气。但“叙事性”如果不是大手笔举重若轻，经常会流于故弄玄虚，那种老

谋深算的叙述容易给人以油滑之感。相比而言，郭巍的这种爽朗有一种诚实和真挚。郭巍的诗携带着激情和丰饶的大自然意象，有一种不加修饰雕琢的自然质朴之美。那种豪迈和不屈的精神颇为令人感奋：“走过春天/在大地之上，挺起昂然的信念。”有时那种情感过于激越：“一路呐喊，用一万根/坚硬的骨头，擂响一万面鼓……”这是诗人写于2003年的诗，这让人想起朦胧诗在杨炼的推动下挥动的历史巨臂。多少年之后，我们还能读到这样的诗句，一样的真情，一样的豪迈不群，不要说太古典，太浪漫，他的难能可贵不是更令人肃然起敬吗？

陆波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当然很难抹去女性身份。但女性“身份政治”显然没有影响到她的主题（这算是她的幸运），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女性美学特征闪现，那就是对事物、生命存在以及诗意表达的敏感性。总体来看，陆波的诗还是显得相当大气，她的思考主题更偏向于形而上，总是把生活推到另一侧时看出生活或事物的“距离”，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思想。她也经常写作孤独，但她的“孤独感”绝没有生活具体化的痛楚，而是发生于存在之距离中的那种孤零零的“独自”状态。《一生的速度》写道，“清晨醒来，总在镜中寻找新的陌生”，还有“远在异地的你”，在距离中去辨别事物的真相，却总是为始终看不清真相而伤痛。理解生活的原意，体味存在变异的奇妙；然而自我与事物之间总是有距离，在变化中甚至在重复中一切都似是而非，成为痕迹的痕迹。“左岸虚无的下午”，“不知道思想的芳香，是否需要咖啡的浸泡”，她的思绪穿过变幻不定的场所，苦于生活的真实到底依赖什么来辨别？只是灵魂没有色彩，它们如何分享距离？

陆波这里选入的诗几乎全部写于2005年，半年多的时间，写了有三十多首诗，如果考虑到职业律师的工作极度繁忙，这样的写作热情是令人惊异的。陆波的诗似乎在努力进入主流诗歌的领地，除少数几首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外，大多数诗切合了当下诗的那种智性写作，依靠修辞来撬开事物的外壳，通过语词的巧妙碰撞来获取思想内核：“我见过玫瑰花瓣粉碎时/却还要展现芬芳的模样/在深夜最黑一刻醒来/除了与风共舞/还可选择沉默/孤独缘于无情与抛弃/却意外获得骄傲与自由的实质。”她也乐于在语词的机敏中闪现感悟之情：“你年少时的绿草地/恍若飞翔的光，无从定格/青春却从未褪色。”那些领会也常有难言之痛：“都